

A VIDA INVISÍVEL DE EURÍDICE GUSMÃO

我的隐藏人生

我的内心有一场激烈的挣扎，
逼迫我去做真实的自己。

[巴西] 玛莎·巴塔莉娅 著 龚沁伊 译

Martha Babalúa

文匯出版社

我的隐藏人生

[巴西] 玛莎·巴塔莉娅 著

龚沁伊 译

Martha Batalha

A VIDA INVISÍVEL DE
EURÍDICE GUSMÃO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隐藏人生 / (巴西) 玛莎· 巴塔莉娅著 ; 龚沁
伊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496-3000-4

I. ①我… II. ①玛…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巴
西-现代 IV. ①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99720号

A Vida Invisível de Eurídice Gusmão © 2016 by Martha Batalh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Villas-Boas & Moss Literary
Agency&Consultancy, LLC, through The Artemi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9-2019-864

我的隐藏人生

作 者 / [巴西] 玛莎· 巴塔莉娅
译 者 / 龚沁伊

责任编辑 / 徐曙蕾
特邀编辑 / 夏文彦 叶启秀
封面装帧 / 陈艳丽
封面插画 / Malika Favre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127 千字
印 张 / 7

ISBN 978-7-5496-3000-4
定 价 / 39.9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献给胡安，自四本“尤莉迪丝”小说创作之初，他便给予我无条件的信任。

献给我的父母，他们远超血缘关系的陪伴，见证从未缺席。

献给人们所能遇到的最佳葡语老师：索尔维格，那个12岁的女孩终于能再次感谢您的教导。

亲爱的读者：

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并非虚构。因为西班牙流感肆虐，里约热内卢城内一度尸横遍地。玛丽娅·丽塔口中吟诵的诗篇借鉴了奥拉夫·比拉克的作品，而女诗人将自己反锁在房内后，《商业日报》也确实刊登过一则讣告。

里约曾有一个吝啬的法国书商，他死后没给妻子留下一个儿子，将财产悉数转至兄弟名下。像书里图庞啤酒的创始人一样，现实世界里中也有一个穷苦青年靠啤酒生意发家致富（这个青年就是我的曾祖父）。而我赋予青年的奇特结局，其实出自路易斯·埃德蒙多¹的回忆录。

海特尔·科尔代鲁，贝贝·席尔维拉和劳尔·雷吉斯是巴西新共和国初期附庸风雅的绅士。埃内斯托·拿萨勒没有自己的钢琴，他总在朋友家或卡里奥卡大街的乐器店内练习。海特尔·维拉-罗伯斯为宣讲合唱艺术奔走于里约的大小学校间。据我祖父所言，塞莱斯蒂诺·席尔瓦市立小学里真的有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师。

1 路易斯·埃德蒙多（Luis Edmundo，1878—1961），巴西著名记者、诗人、专栏作家、剧作家。

但这本书中最真实的部分是主人公尤莉迪丝和吉达的一生。即便今日，你们仍能看见与她们相似的身影。这些身影出现在圣诞聚会上，大部分时间窝在沙发里，手中捏着餐巾。她们是第一批到的，也是第一批走的。她们对鳕鱼球的味道评头论足，抱怨天气太热或下雨太多，偶尔忍不住偷尝一口葡萄酒，但胆子小得很，从不敢多喝。她们会问你最近和丈夫处得怎样，侄孙女是否有男朋友，有没有计划再给她添个小侄孙。她们中的一些需要被搀扶上餐桌，面对令人垂涎的火鸡排也提不起胃口。另一些看到甜点时两眼放光，毕竟谁不喜欢烤吐司呢。晚餐后，她们被搀扶回沙发，笑咪咪地望着孩子们拆礼物，仿佛正透过一张张充满生气的脸庞，回味自己以往的青葱岁月。

尤莉迪丝和吉达的原型是我的奶奶和外婆，或许，也是你们的。

1

尤莉迪丝·古斯芒和安德诺尔·坎佩罗结婚后，她对姐姐执著的思念渐渐消退了。当听到趣事时她已能扯出一抹笑，也能连着读两页书不抬头，不走神去想吉达彼时究竟在哪里。她仍没放弃寻找，继续检视着街上每一张女性面孔，甚至有一次她十分确定在开往维拉伊莎贝尔街区的电车上看到了吉达，可不久这份笃定便再次动摇，与之前所有落空的期待无异。

没人清楚尤莉迪丝和安德诺尔为什么结婚。一些人相信这场婚姻缘于若泽·萨尔维亚诺和马努埃尔·达·科斯塔这两位适龄男士已有婚约。另一些人则将这对夫妇的结合归咎于安德诺尔生病的姑妈，她已虚弱到无法再用特制的薰衣草皂为侄子洗衣，也无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煮至透明的洋葱块混进鸡汤。她的小诺尔喜欢这玩意儿的味道却厌恶它生脆的质地，只消一小块藏在大豆饭里的洋葱便能让他一下午不停地灌苏打泡腾片以压制打嗝儿和

胃部不断上涌的恶心。当然，也有人认为尤莉迪丝和安德诺尔彼此相爱，只不过这所谓的爱仅是海军俱乐部假面舞会上那曲双人舞间的三分钟炙热罢了。

事实上，他们在宾客满座的教堂里结为夫妻，并回到新娘家举办婚宴。宴席准备了两百个鳕鱼球，两板箱啤酒和一瓶在切蛋糕祝酒时用的香槟。身为小提琴教授的邻居演奏贺曲，所有凳子被推至墙边，以便爱侣们随时舞上一曲华尔兹。

婚宴上姑娘甚少，因为尤莉迪丝本就没什么女性朋友。环顾四周，只看见两位还算年轻的姨妈和两个女邻居，一个欠缺魅力，另一个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而全场最漂亮的姑娘当数客厅相框中的那个。

“照片里的女人是谁？”新郎的某位朋友问道。

安德诺尔闻言轻揉友人，示意他不要做如此无礼的打探。碰了一鼻子灰的小伙尴尬地四下张望，来回打量手中的酒杯，不一会儿，将啤酒搁上桌，朝客厅另一端走去。

质朴的婚宴在简单的仪式后顺利结束，但接下来的蜜月并不平静。当看到床单上并未出现预想中的落红时，安德诺尔瞬间血气上涌。

“你死去哪里鬼混了？”

“我没有。”

“哈，还嘴硬。”

“没有，真的没有。”

“别装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上面该有些什么吗！”

“知道，我知道，姐姐和我说过。”

“荡妇！我竟然娶了个荡妇。”

“求求你别这么说，安德诺尔。”

“呵，我偏要说，我想说几遍就说几遍。荡妇，荡妇，荡妇！”

尤莉迪丝独自躺在床上，方才那一声声响彻街道的荡妇仍冲撞着耳膜。她几不可闻地呜咽起来，将身体蜷缩进毛毯，腿间的疼痛慢慢往上爬，箍紧了她的心脏。

随后的几周，情况趋于缓和。安德诺尔打消了退婚的想法。这个女人知道如何在食物里隐藏洋葱，熨烫也很拿手，话不多，屁股又圆又翘。最重要的是，新婚之夜的意外令她变得低眉顺眼，丈夫使唤妻子的舒爽让他很受用。尤莉迪丝顺从地接受了一切，她时常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当让人口普查员在调查表的职业一栏填上“家庭主妇”时，她都能感到那人的不屑。

塞西莉娅在他们婚后九个月零二天来到人世。一个笑嘻嘻胖乎乎的女婴。他们为她办了欢迎派对，所有亲朋好友都交口称赞：真是漂亮的女孩！

阿方索在次年来到人世。一个笑嘻嘻胖乎乎的男婴。他们为他办了欢迎派对，所有亲朋好友都交口称赞：可算来了个男孩！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家庭成员翻倍，尤莉迪丝觉得是时候从婚姻的生理义务中解脱了。周六闲暇晨光的枕边以及平日夜里九点后昏暗的床第间，她以身体各种不适为由推拒着安德诺尔的亲热，试图向他解释自己的决定。可安德诺尔照旧我行我素，他对“不要碰我”之类的絮叨充耳不闻，急切地拉扯女人的衣衫，将鼻子埋入她瓷白的颈项。无奈之下，尤莉迪丝只得另觅他法，她开始不停增重以示抗议，全身的脂肪似乎一齐冲着安德诺尔叫嚣：“离我远点！”

每天吃完早饭，十点加一餐，吃完午饭，四点再加一餐，晚饭后九点的宵夜也从不落下，尤莉迪丝的空闲时间就这样被食物填满。菜是太咸？不够甜？还是不好吃？她必须亲自尝尝，尤莉迪丝的下巴就这样长出了三层。一双眼睛被挤小，满头秀发都框不住日益膨胀的脸盘。当她发现安德诺尔再也不愿亲近自己时，终于心满意足地收手，恢复健康饮食，每逢周一清肠，并去掉所有加餐。

尤莉迪丝的体重和古斯芒·坎佩罗一家的生活一同步入正轨。安德诺尔出门上班，孩子们出门上学，尤莉迪丝关上门待在家中，将肉块和所有使生活变得不快乐的无谓想法一并炖煮。她没有工作，也不用念书，谁能告诉她，那些整理完床铺，浇灌完花草，打扫完客厅，清洗完衣物，腌渍完大豆，焖烩完米饭，烤完舒芙蕾，煎完牛排后的漫漫时光究竟该如何度过？

问题是，尤莉迪丝向来聪慧。给她一堆精确的数据她能设计大桥，给她一间实验室她能发明疫苗，给她一沓白纸她能写出文学名著。但如果给她一盆脏内裤呢？当然她能洗得又快又干净，随后坐在沙发上，盯着指甲，再次思考起人生来。

是时候结束这些胡思乱想了。为了不再纠结，她必须每天每时每刻保持忙碌。所幸，琐碎的家务中还有能让她乐此不疲的活动：烹饪。尤莉迪丝永远不可能成为工程师，也不会踏进实验室半步，更不敢执笔写作。而此刻，她正全身心地投入这项活动，一项融合了工程、科学与诗意的活动。

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准备餐食，摆脱丈夫和儿女后，尤莉迪丝便迫不及待地翻开《帕尔米拉太太厨房秘籍》。晚饭吃橙子鸭不错，瞥了眼家中匮乏的食材，她套上连衣裙往家禽市场走去。挑选好一只健康的鸭子，顺道再买只鸡，因为鸭子要在红酒和香料里浸泡一整夜，今晚吃什么便成了难题，可天知道她尤莉迪丝就需要挑战。提着肥嫩的鸭子和胸脯丰满头顶红冠的鸡，她又去集市捎上一袋橙子，一些撒在玉米面蛋糕上的椰子脆片，几个为烤牛肉增味的西梅，还有一打塞西莉娅和阿方索搅着餐盘里的食物大喊“我不喜欢吃这个”时将他们塞饱的香蕉。

到家后，尤莉迪丝麻利地捆住鸡鸭脚，割开它们的喉咙扔进水池放血，转身扎进其他繁冗的家务里。血放尽时，她用沸水将家禽余烫两分钟，在肉身还温热时拔毛，最后拿点燃的纸把表皮

上剩余的小杂毛烧落。如果需要整只焗烤，尤莉迪丝会在鸡肚子上拉一道口，小心地掏出肠、胗、肝、心，如果本就准备分食，她会爽气地挥刀将它一劈为二。

配菜当然不能少。简单的炸薯条从不会被端上餐桌。尤莉迪丝将土豆用芝士和火腿塞满，整个下锅炸至金黄，或是切片裹上奶油后送进烤箱焗成瑞士薯饼。白米饭多单调，葡萄干、豌豆、胡萝卜、番茄酱、椰奶，所有帕尔米拉太太食谱中建议的材料她都往饭里拌。如果时间充裕，还要精心准备甜品：淋着梅子酱的奶冻，好看的蛋白糖霜瀑布，奶香四溢的椰子糖。尤莉迪丝在厨房中忙得热火朝天，直至她填满手边每一个餐盘，斟满桌上每一只酒杯。

然而女主人的烹饪技巧并未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认可。阿方索和塞西莉娅只会敲击盘子大唱意大利面颂歌，安德诺尔也并不在意鲈鱼是不是配了续随子酱。“给我好吃的意面！”孩子们闹着。“牛排煎得透些！”安德诺尔吩咐道。尤莉迪丝只得重回厨房，一边开锅煮面，一边准备没有蘑菇的非力牛排。一两顿简单的晚餐后，这位不甘心的少妇再次拿起食谱，继续倔强地捣腾。当她端着盛满内脏和虾仁炖糊的南瓜盅出现在餐桌前时，所有人不得不假装惊叹：“这海鲜饭看上去可真美味！”

尤莉迪丝将秘籍里的菜谱全部尝试完毕后，“为什么不来点创新”的念头让她跃跃欲试，帕尔米拉太太的确经验丰富，但并

非无所不晓。尤莉迪丝时常暗自琢磨：木薯奶浆能不能让干柴的肉质变嫩滑？炸鸡块配上番石榴酱怎么样？那种不知名的咖喱或许能代替木薯粉？某个周四上午，她套上连衣裙往街角的文具店走去。

“早上好，尤莉迪丝。”

“早上好啊，安东尼奥。”

“需要些什么吗？”

“一大本内页有横线的笔记本。”

安东尼奥指了指架子上一堆黑色的硬封皮笔记本。尤莉迪丝愉快地挑选着，安东尼奥愉快地看着她挑选。或许因为整个童年被名叫西卡·德·热苏斯的健硕女人，那个在他母亲忙于参加里约各式沙龙时照顾自己和兄弟姐妹的黑人女佣所占据，安东尼奥看到尤莉迪丝的第一眼便沦陷了：她是如此柔软丰富。他喜欢她的眼睛，翘挺的鼻子，小小的一双手，垂在胸前的圆盘挂坠，莹润的脚踝，目之所及，她的一切他都喜欢。

尤莉迪丝站在架子前犹豫不决，这笔记本将记录自己所有的创意菜谱，她一定要从眼前的纸张中选出最好的那沓。第一本有一页皱烂，她翻了翻便将它放回原处，另一本因为封面上的污渍被淘汰，第三本总算称得上完美无瑕。她将笔记本交给店里的混血小工蒂诺科，安东尼奥见状凑上前，在等候找零时与她闲聊着天气。尤莉迪丝不知道，她关于一场雨的抱怨会成为那个男人一

周中最幸福的时刻。

回家的路上她愉悦地哼着小曲，可当耳畔突然响起一声“早上好呵，亲爱的！”时，尤莉迪丝的好心情瞬间消散大半。

泽丽娅，住在隔壁的邻居，一个愁肠百结的妇人。她并不是洞察一切的圣神，心怀大爱悲天悯人，她更像一头恶狼，瞪着铜铃眼，竖起长耳朵，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将整个社区的闲言碎语传遍邻里街坊。泽丽娅还拥有乌龟般的脖颈，每当看到她感兴趣的人从窗前经过时，都能快速地从壳里探出脑袋。她比鸭嘴兽更怪异，而这样的女人之所以没有成为异类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有着一群与她不分伯仲的同僚。

“是去给孩子们买文具吗？”

尤莉迪丝攥起袋子紧贴在胸前，疑惑地望向泽丽娅，下意识的动作不知是护着本子还是护着自己。

“早上好，亲爱的。这……这是我买来记录家庭花销的笔记本。”

整个街区的女人都开始为尤莉迪丝和安德诺尔的财政危机叹气。“不然你们以为呢？”泽丽娅煞有介事道，“总能在杂货店里看见她，一个人怎能那么频繁地进出佩德罗之家¹呢？还有，从他们家厨房里飘出的香味，一股奇怪的异域香调，可不是大豆该

1 佩德罗之家，1932年成立，里约最大的草药、调味料、谷物和干果连锁商场。

有的味道。你们瞧，这女人为自己的铺张浪费付出了代价。”

尽管无法成为普度众生的圣神，泽丽娅也乐于接受更简单的职责，她自诩先知，能凭借老到的经验作出最准确的预测。然而她所有的论调都带着黑暗色彩，她比《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更残忍。“那个女人迟早会把自己的丈夫搞破产！”她扬起下巴，恶狠狠地裁决道。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泽丽娅变成惹人嫌恶的鸭嘴兽也并非朝夕之事。一切都要从她的童年说起，曾经予她的赐福最终沦为诅咒。从父亲那里她继承了对新闻敏锐的直觉，从母亲那里她认知到生活只能局限于家庭。这个世界让她心碎，命运拒绝给她更多选择，挣扎间，泽丽娅逐渐养成了家长里短的性格。

当被女人生硬的目光刺伤时你无法想象，她也曾拥有一双毫无恶意的眼眸；当被女人无情的讥笑嘲讽时你无法想象，曾几何时她脸上的笑容就只是单纯的笑容。孩提时代的泽丽娅便是这样的女娃：目光和善，笑颜明媚。有那么短暂的几年，她觉得生活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总反感休息拒绝睡觉。“我能听到蟋蟀蚰蚰的叫声，让我来猜猜晚上家里神秘的声响是谁发出的，明天早上要做什么呢？明天下午玩什么好呢？”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自言

自语，直到疲倦袭上大脑才沉沉睡去。翌日清早，她又是全家最早醒来的那个。

泽丽娅哼唧着爬下床，叽叽喳喳地吃完早饭，从房间的这头跑到那头，她自创舞蹈，亲吻所有人，爽朗地放声大笑。身边的一切都令她快乐——从豆子里挑出石块，将晾衣绳上的干衣服叠好，捣毁天花板旁的蜘蛛网，清扫客厅的角角落落。

女邻居们睨着精力旺盛的姑娘直摇头：“真是欠调教的丫头！”但泽丽娅的母亲一笑置之：“终有一天她会发现生活并不可能永远这么美好，但这一天不必是今天。”很多年后，每当她看向自己的女儿时，总忍不住怀恋她小时候蹦蹦跳跳的模样。

周六对泽丽娅而言，是和煦的七天中最和煦的一天，是一周里第一次能见到父亲的一天。阿尔瓦罗·斯塔法白天是一名衣冠楚楚的记者，夜晚则变身成放荡不羁的酒鬼。每天当他到家时孩子们早已入睡，每天当他醒来时孩子们早已出门上学。只有周末他才能履行为人之父的义务，在妻子准备午餐时开启他的亲子课堂。意大利人挠挠头，困窘地看着儿女们。阿尔瓦罗会向他们讲述自己撰写过的趣闻和将要撰写的报道，这是他除却写作和酗酒外唯一精通的事。他把泽丽娅抱到一条腿上，将小阿曼多搁在另一条上，弗朗西斯卡坐在他左边，小若昂窝在右边，他吩咐小卡洛斯、朱莉塔和爱丽丝盘着腿席地而坐，随后将房门轻轻带上，以免眉飞色舞地讲述记者生涯时将最小的孩子吵醒。今天他在科